

# 一位仍活在我們心中的師母

◎李正榮

在我的印象中，第一次認識滌然師母應該是我在唸大學時買了那本《永不止息》回來，從書中認識她的。原本是因為在團契查經事奉上有需要，我就研思於史祈生牧師的寫作中，多半是由他的釋經著作上潛移默化受益，進而對史牧師師母的生平感興趣，因而由《永不止息》一書得以認識他們，羨慕他們雙棲雙飛的事奉人生。

我出來全時間事奉後，常需關心和幫助年輕的弟兄姊妹，解答他們所提出來的各種問題，除了經常會參考引述在《青年信仰問題》一書中的不同牧者提供的意見外，我也很喜歡參考《滌然信箱》所提出的問題和答案。滌然師母對不同的人向她所提出的不同需要絕不推辭，所作的回覆也都精闢入裏，言詞豐富、積極且正面，總是帶出教導、鼓勵和安慰，相信一定幫助了不少人。

雖然我是唸理工的，然而自幼在臺灣的家中被父親提示，由小學起就一直喜歡看內容和文采水準均甚高的《中央副刊》，漸漸培養了讀寫的興趣和能力。在讀高中時，又遇上了一位教了我兩年，開啟了我文思的中文老師，引發了我的文字負擔。沒有親詢滌然師母，我由她一系列的書中，偷偷的模仿著她的表達技巧，學習寫過一些文章，並且勇敢的投稿到校刊，

全都被選用刊登了；從這個角度說，在文字工作上，我或許可以算是師母的半個非入室弟子，只是我一直沒有和任何人提起來。

五年多前，由於過去我在臺灣校園書房出版社任內曾與吳恩溥牧師配搭而熟識，因此有緣開始參與《導向》的編務；就這樣與師母配搭，向師母學習。不久，師母和我提起，是否可以幫她再繼續出版多一集的《滌然信箱》？對於早年就曾受惠於她的《滌然信箱》，現在又跟隨她學習做文字工作的我，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了。

當時，我覺得原本她的前幾集《滌然信箱》都有固定的出版社在幫她出版，可以請他們繼續幫助出版工作，不一定由我來做。怎知道，她就是因為原本曾幫她出版的出版社拿了稿件，已拖延了三年，一等再等都沒有動靜，她才來問我的。我知道，雖然師母是性情中人，甚至原本的出版社不知道把原稿放到那兒去了，始終沒有找出來，還勸我不要出版這種他認為沒有銷路的書，她也沒有多說甚麼，包容忍耐之下，親自在三個禮拜內把原稿重新挑選整理出來，交了給我。因為又經過了這耽擱的三年多，她這信箱的篇章自然也就增多了，這就不只是一冊，而是一下子出版了第七、八、九集的三冊《滌然信箱》。

在這一件出版的工作上，師母提醒教導了我，文字工作不能只是作生意，若單從有沒有生意價值看，這樣就會埋沒了一些有意義的作品；文字工作應該也是一項事奉，唯有向主委身，真正要藉著文字來事奉榮耀主，希望寫作出版造就到人，就算是賠本生意也無所謂。因此，她肯自己拿錢出來付梓，一點沒有追求名利的意念，只求能夠廣傳、與人分享。

隨後，師母將她在《導向》所寫的一些總編輯的「末了的話」整理出來，再交給我替她出版了三冊《滌然心聲》。就這樣，我有幸在那兩三年內幫助她出版了六本書，應該是她生平最後的出版了。

一年半前，滌然師母最後一次回國返鄉，途經香港；她主動要與我和三年來參與《導向》編輯工作同工約定會面，約見前兩天正是我服務的機構要我離開，我沒想到要多說，只是直接告訴她，我既然需要放下原本的職務，在《導向》的編輯職務也需要放下，請她了解及同意在下一期就刪除我在刊物上的名字。當時滌然師母立即問了我一句話：「這樣要你做，是機構創辦人個人的意思，還是董事會的決定？」一句簡單的問題，顯示出師母的睿智和正直，也給我立下一個分析事理的基本原則和行事為人的良好典範。雖然在那半年之後，師母因病放下了大部份的編務，對我而言，她給予我的的確夠多了。

滌然師母不單會寫、會聽、會講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活出來！她活出了美好榜樣和榮耀神的一生。